

锦里诗苑

重阳登高记

齐凤艳(辽宁)

拾级而上,时光与三两白云共悠悠,画影在涧潭底。石似睡,细小凹陷里,水音隐显,起伏着的,亦有我的脉搏。

往事垒砌丘阜高,眼前,身后。花落,花开。花可曾哀伤?风习习吹,真正的答案不摇摆。

蒲公英叶子枯萎了。点点斑驳如锈深邃,俯身轻轻敲击,铿锵声环耳,袅袅羽于目力所及。

重九日,天虽凉,一元肇始。那乘伞远行的种子,我为它们祈福。想起父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你们好,我就好。”

对着太阳,喊一声“远游有方,母心休念”,诵一句“寸草心,珍重三春晖”。欲再吟哦时,嘴唇已颤抖。

你说,每天睁开眼,就能看见新一天在成长。

那位半身不遂的老者努力不歪斜。狗桂花、金光菊星星点点,他走过时,都挺起了腰。几只小麻雀叽叽喳喳尾随着他偶尔轻轻洒下的谷粒。

秋气亦拂动万物。不长叶的时候,浆液在树干酝酿沉思。树梢上,林涛的梦一跳,一跳。你我酒意升起乎?

香醇欲醉茱萸。“壮志还为出塞歌”,诗向中的气魄涵养天地人。静立山顶,多少吹拂。丝丝缕缕,每个毛孔都感受,从而记忆牢固,生命之塔耸立。

感受与记忆,一个热爱,一个不叹息。此时,回眸或展望,都寄寓在露珠的莹膜里,剔透的虫鸣在心,忽扇着,鼓破剔透。之后的意境留待诗人。

一粒稻子,试图

抓着一根稻草(二首)

陈麒伊(西藏)

没人能懂秋的执着,
它用微黄瘦削的手,
奋力抓住奔腾过的一滴水、一粒种子。

稻穗,
压弯了枝头,
也不舍割掉它与土地的联系。

金桂,
用让人晕眩的香气,
让时光将它铭记。

芳草,
失去爱的滋养,
原地站着,
像一尊雕塑一样。

白云,
守望天空无数个晴天,
随时可能被风吹散。

星球,
为邂逅遥远星球的出现,

商海弄潮

共醉重阳

方华(安徽)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重阳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因九与久谐音,在这一天里,古人有祭祖敬老等活动,遂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老年节。

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足见三国时期,已有重阳节之名也。而据考证,重阳节的风俗可追溯至春秋战国,可见其历史悠久。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登高,是重阳节习俗之一。古人将三月三与九月九相对,称为春秋大节。三月三后,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人们水边饮宴、郊外游春,名之踏青;九月九后,秋寒已至,万木凋零,日之辞青。故重阳日里,人们乘天高气爽而登高望远,或采薇拾秋,或赏菊品酒,以尽兴一游,之后便绿色凋零、青山隐遁,渐入裹足缩居的寒冷日子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林总浩繁的重阳诗词里,最脍炙人口的,当属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天将寒,秋已深,客居他乡的诗人难免思念故土亲人,把乡愁涌上心头。乡愁,这一人类恒久绵延的情感,给重阳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阳时节,正是秋高气爽,原野空旷,肃穆的大地之上,到处都是迎风摇曳的菊花。唐元稹诗云:“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于是,赏菊,便成为重阳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目。

“黄花紫菊傍篱落,摘菊泛酒爱芳新。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杨衡的这首《九日》,除赏菊之外,

还道出了重阳的另几大习俗:饮菊花酒、插茱萸。菊花又名“延寿客”,茱萸雅号“辟邪翁”。由于有此吉祥的象征和美好的愿望,而在民间千年流传,成为传统。

“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在“药王”孙思邈《千金方·月令》中的句子里,可以想见,隋唐时期,重阳登高赏菊采茱萸即已成风尚。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重阳佳节,正是天高云淡,山川辽阔。坡畔原野,到处是菊黄丛丛,秋果玲珑。邀亲朋好友,三五同行,或极目天地,或赏菊饮酒,或插茱萸思故情,或放纸鸢看扶摇,确实别有一番情趣。而文人墨客更是按捺不住盈胸的诗意,平仄唱酬,留下了多少千古佳句。

于是遥想古人,一枝菊,一杯酒,一卷诗书,放足田园,登临山川,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何等潇洒诗情情怀。

“菊花黄,黄种强;菊花香,黄种康;九月九,饮菊酒,人共菊花醉重阳。”这是流传民间的一首歌谣。菊香酒醇,风清气纯,人菊共醉,真乃快意人生。

然而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人们,生活节奏好比“蹦迪”,即便是“浮生偷得半日闲”,恐怕也难得潇洒走一回。这一份“秋了”的心情,多么渴望在大自然中作一次“放足”。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重阳日,站在林立的高楼间,有多少人在吟诵这样的诗句?

与其在重阳之下悲秋乡愁,不如凭菊小酌,把一阕古韵品味。

“秋风江口听鸣榔,远客归心正渺茫。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时光之水滔滔向前,与其在重阳来临的日子发“人生几何”的感叹,不如载酒泛中流,把杯话桑麻,指点江山,共醉重阳。

醉梦里,一枝菊,在重阳的高处,心灵的高处。



时空转换间惘惘不安。

醉秋

恨不能与风肩并肩,将呼吸调整到最高点;
恨不能与日月同辉,将光距对焦到无限远。

俗套的日子在脚下,不能用飞翔去到达。
乏味的日子太强大,扔不掉又放不下。
你睁大眼睛看到的花,在别人眼里是奇葩。

窗外是云霞,浮生如画。
你不是你,他不是他。

现实不语,尘埃落地。
人生漫漫,时间寻觅。

一壶茶,一句对不起。
一颗星,活在心里。

日暮西下,心灵在出发,
风与月隔空对话……

九月阳光

王相华(山东)

阳光是没有分别的,它依旧按照约定的时间赶来
在九月,教着生活重叠的故事
如何刻在这个深秋
和一个人内心

重阳节多么安静,我会选择
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来
打量着,从眼前过往的行人和车流
幽暗与光亮
互换中无法印证善恶两端

这只是异乡的角落,没人会在意
几枚落叶的重量
它的安静,正适合我们
思考,也适合看清另一些事物的真相

重阳感怀

林英(福建)

南山山头,遥望
茱萸摇曳的秋风
夕阳挂上怅然的脸颊
岁月浸润的年轮,又无端
碾压心头,伤怀,再撕裂
秋虫低鸣,夜深人难静
金菊飘落的花瓣,撒满

思念,夜色包裹了我

那支木质空心杆旱烟
在我眼前明了又灭,烟草
历经岁月的清香,这般清晰
还有那把锄头,陪了晨曦晚霞
从春露播种忙到秋霜收成
是否还那样悠闲抽一袋烟
褶皱的脸上写满对稻田的守望
是否,在云端你一如往常地慈爱
看梧桐更兼细雨,笑呵呵
闲闭着人间点点滴滴

南风吹来,恍惚了现实与梦境
您住在我心里太久了,可离开
为何又这般久远,或是您的牵挂
又时时徘徊在我午夜梦里
能否让我捧一束金风玉露
在重阳的遍地黄花中
循着岁月的印迹将您凝望……

九月九,
想起一座村庄

筱楚(福建)

这一天,我想起了南方
在那座小小的村庄
亲人们围坐一桌,榕树下
端起自酿的青红酒
秋凉,似乎也怯乡情
而我在异乡,登高望远
九月九,在一首古诗里怀旧
今又重阳,今又重阳
思念绵绵,化作菊花的芬芳
随秋风回荡,飘向南方

重阳祭

张硕(河北)

春从甬路开始打磨
手捧黑土的姿势
迎接丰收夸赞
夏的绿遮住了一段段往事
凉阴的光开始流浪
转眼的秋带走了最后的夕阳
绕过重阳打量过日子
等白雪雕刻成一座思念

是爷爷把宠爱给了秋天
重阳,在适宜的温度中
长长的青草开始变黄

今又重阳

徐斌会(陕西)

打开灶火,失聪的瓦罐说
草枝没有骨头,在水里
养人间的命,一闪一闪的
凝固、流动,展开了一个个词语
漩涡中,我看到母亲,替我陈述
迟到的身世,那么多活泼的色彩
金黄、赭黄、深红、浅白
汇成了萤火
替我交出体内的光,凝视
被迫的乡野

事实

周鸿(江西)

不讨好冷漠,也不亏欠
热情。谁都会衰老老去
欲望逐渐消失
计较,却又无可奈何
接受生命的锤炼
终点,都是落寞的结局
生命的过程
承接暮色将尽的事实

沉睡的谎言

翁德云(湖北)

有一句话,几十年来一直
沉睡在餐桌上
祖孙三代,从没人用筷子去戳穿

鱼头能降血脂,瘦比鱼刺的
父亲,总是说他
喜欢吃鱼头
而不喜欢吃白嫩的鱼肉

小黑猫不相信。鱼听说之后
也是将信将疑
可我信这话,因为我已为人父

红枫醉

赵焕明(湖北)

是春梦恰到好处
是夏雨饱经风霜的洗礼
是秋日晨阳一根别致的火柴头
擦在家乡后山的石头上
点燃了深秋爱的烈火

我的灵魂穿过唐宋的诗词歌赋
穿过故乡的炊烟缭绕
以一种静态的深沉
在根植中迷醉

来临之际

杜鹏超(陕西)

倘若风可以不问你的名字
就集聚了一夜的雨
倘若云忘掉自己是个旁观者
天晴朗着
倘若霞光里藏着彩虹
你对我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传说
平静的我站在黑色的云里说爱

海上起了波澜

父亲的肩膀

孟祥志(黑龙江)

父亲的肩膀,扛着一代人的梦想
穿过北疆午后的习习微风
仿佛从远古走来
像一个突兀,嶙峋的高山
我就是这个山上的歌者
在通往春天的路上歌唱着
天边的飞鸟不知疲倦地飞奔着
好像在丈量昨日的美好
当我走进白杨林中,已是黄昏
而微风,还在吹!

秋

马世钰(宁夏)

天长了一尺
地瘦了一圈
秋色深处
只剩下流浪的村庄
躺在水墨画的中央发呆
一片片落叶
看尽了韶华
也品出了秋风秋雨的
疼

秋夜的雨

江云英(山东)

带着一丝薄凉
带着繁华落尽后的萧条
带着苍茫的忧伤
如孤寂的灵魂
飘向了遥远的世界

土地

崔家驹(河南)

一粒不经意播下的
种子,成长中吮吸着营养
直到地上耸起一座饱满的
土堆,许多年后
又成了土地的一部分
继续长出金黄的麦子

风入松·重阳述怀

草逢春(江西)

雁鸣天宇翅凌空,惹醒长风。
夕阳斜照多明媚,余晖挽、醉晚苍穹。
种我心田草木,诗书漫卷君同。

看谁能执手相逢,雨雪描枫。
三生石上牵痴梦,共朝暮、生命从容。
活出几分恣意,浮云漫过山峰。

七律·登高

李金国(内蒙古)

望处青山接碧空,登临恍置白云中。
一村烟火出西坳,满目松林倚北风。
岁月还催华发老,愁城难与少年同。
多情最是夕阳晚,送我天边万顷红。

书虫默语

友孟(四川)

尽管满屋子都是书,连地板上靠墙边的犄角旮旯都是书籍,我却仍然苦于“无书”。这不是矫情,也不是假惺惺谦逊。不说的,就说今天写论文要援引一些现代诗人的诗与诗论,就发现几乎无所可征。

所以每当友朋来我“有梦楼”,惊呼“这么多书”时,我就十分悲哀。只有一个叫王二的朋友才没有惊呼,因为他的藏书与我应该是一样少。

当然我也理解其他朋友的用意,欲借书多来赞我博识,从而制造话题拉近距离融洽气氛。只是我这人爱较真,别人夸我书多,我

总要据理力争说不多不多,许多必备书都不齐全。

后来有一友人笑问:“你这么谦虚是不是怕我借书啊?”我大惊、大惭,遂无语。两人都立在当地,尴尬异常。

的确,我哪方面都慷慨,借钱借粮都不会计较,唯独借书,却很“抠门”。

但是对像张三李四王二等又爱看书又有借有还的朋友,我却是很大方的。这是因为和朋友共读一本书,再争论之,是很快乐的事情。

可是也有不爱书、却见我书“多”不弄走几本于心不安的人。

我最怕这种人,将之称为“书贼”。以前我碍不过情面,忍痛拣些自己看过的书打发他们。如今我不心软了。书是我的肉,剜一块肉,你想想该有多痛。所以我便说:借钱可以,借书没门。

读书可以有多种目的。如果只想怡情悦志的话,我是不必哀叹自己的书很少。光是东坡的一本墨迹,就足够我消磨半月的光阴。而成堆的外国名著更是可以成批地打发时间。我并不认为只有做学问才能读书藏书。从读书中得到“纯粹”的快乐,是正当而非庸俗的。

作为一个书虫,常常因“阿堵物”的匮乏而悲哀、愤懑,现在的新书往往几百把块一本起,实在是让人觉得口袋空空,于是发誓立即去挣大钱。卖新书的书店我几乎已有两年多没去照顾生意了,只是闲时进去翻翻看,解解

馋。网上购书便宜,于是盯着手机、电脑选书,就成了我的日常行为。

当然还有旧书摊。可即使是旧书摊,书也并不便宜。想要看的旧书大多因各种原因不再版,所以旧书愈显珍贵,于是老板定价也异乎寻常地贵,不像二十多年前在重庆南开书市一两块钱一本,所以也不能把所爱的书都抱回家。由于和老板熟了,便可以将选好而又暂无支付能力的书存放在店里,慢慢凑钱陆续续地一本一本买回来。这样便可以防止他人“夺爱”。

有一次一个搞计算机的学者在旧书店一口气买了两千多块钱的计算机书,使我眼红得滴血,整整失眠了三天,做了许多的白日梦,比如建一座私人图书馆。爱书和恋爱一样,痛并快乐着。

岁月深处番薯香

林翠珍(广东)

下,不用看时间,估摸着翻出来,番薯外焦里嫩,煨得恰到好处。未晾了片刻,就忍不住想剥来吃,却烫得左手抛到右手,右手又抛回左手,纵是如此,也忍着烫“呼噜呼噜”地吃了,几个番薯下去,肚子饱饱的,嘴角还留香,那叫一个满足。我和母亲忆着往事,说话间,灶里的番薯也能扒出了,没想到煨香了一面,两个侄儿却兴冲冲跑来问:“姑姑,你在吃番薯基薯吗?我闻到香味了!”这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原来,他们闻到番薯香味,误以为是炸鸡。他们惊奇不已,一个普通的番薯也能如此美味,都抢着要吃,吃得脸上似个花

猫,还央求再煨几个。

看着侄儿,我童年记忆深处的一幕幕,萦绕着番薯香,再次重现。在乡下,番薯最常见不过了,儿歌也唱道:有它无忧米谷贵,有它无愁北风归,有它无忧闹四月,有它无愁猪无肥……它曾可充粮食,梗、秧、叶子都可食用。番薯可煮吃、蒸吃,还可晒成薯干。

孩子们可不满足于此,农村的娃儿自然办法多,把番薯洗净削皮,切片或切条,烧熟了大铁锅,花生油“滋滋”作响,赫拉一声,把番薯倒进去

翻炒;若不怕母亲说,油放多些,直接油炸,紫黄白各色都有,铲起来一大盘,喷香喷香的。我和哥哥炸一大盘番薯,吃完咂咂嘴上学去。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边洗锅,边责备:榨多少花生油,也经不住你们炸番薯的。

童年的一幕幕,那么遥远,又那么近。记忆中的番薯香,仿佛穿透岁月,扑鼻而来,在我心中涌起阵阵乡愁。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81 期